

## 黄仁宇：从印象到影像

■郝明义

有的人,会让你在见面三分钟之内,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有的人要三次。有的人要十年。有的人要更久。有的人,会在他死后很快就为人所遗忘,有的人不然,有的人反而会随他逝去越久,越让你怀念起他。

黄仁宇去世已经七年(指2007年。编者注),我则是越到近来,越在感叹如果他还在,我可以跟他请教一些问题有多好。也因为如此,那外在春光明媚中去他家登门拜访的记忆,以及另一次他告诉我“我们会因为曾经合作出版过这本书而感到 proud(骄傲)”的记忆,就从心底深刻的印象,成为越来越生动的影像了。

本来,我见面总是称他“黄先生”。但是他非常坚持,只能称他的英文名字 Ray。经过他几次态度激烈的要求,以及交往日久,我们最后妥协的结果,大致是见面彼此以英文名字相称,书信则中英文有别。如果他以中文给我写信的时候,不免以“明义总经理钧鉴”开始,我的中文信也当然只能以“仁宇先生赐鉴”为起首。

Ray 的太太 Gayle,是一个美丽的女人。是那种即使青春年华不再,但是容貌、气质还都让你感受到美丽的女人。我听 Ray 多次说过他感谢上苍安排 Gayle 给他为伴侣。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。

Gayle 的身体不好,从书信中总可以看到 Ray 的心情因为她诊疗的成效而起伏。所以这次我也是特别想去看看 Gayle。

我们找到 Ray 的家门口,时近中午。春日暖暖的太阳晒着,他家车库门开着。住家在车库上方的一个坡上,在树丛中不是很显眼,要拾阶而上,很陡的石阶。

摩立文上去敲门,门关着。没人应答。想他们是出去一下,很快就会回来,我们就在阳光下找个舒服的地点各自休息等待。

时间过去,他们两位一直没有出现。司机建议开车去周遭转转,可能还可以把他们接回来。

我们先去了一家 drugstore(杂货店),店老板说刚看到 Ray 走过去,往上去了。

## 不争春艳自芳菲

■刘茂胜

日前偶得“徐矿美术书法摄影艺术家丛书”,研读中国煤矿艺术家李剑书画作品,从中不仅可以领略他用浓墨重彩描绘的绮丽风光,同时也能管窥徐矿党政工作者的多彩人生和创作激情。

李剑书画作品集收录了他 30 幅书法、13 幅绘画和 36 枚篆刻作品。

笔者喜欢李剑的画作。其绘画多为花鸟,这些佳作体现了他的巧于构图、精于写形、善于用笔的艺术追求和绘画特色,其作品深浅层次,向背照应都恰到好处,给人美的艺术享受。中国画手法多样,或工笔画精雕细刻,或写意画重彩泼墨,而国学积淀深厚的李剑的画作更透露几多诗趣。

最难忘的是他的《微山湖畔》:芦苇摇曳,水草几许,湿地一处,两只老雁焦急地盼望雏雁归,母雁似乎正悄悄给老伴念叨着心中的焦急,而翘首仰望的公雁突然欣喜地发现了引颈欢叫着归来的两只雏雁……整个画面上下呼应,动静有序,和谐,温馨,洋溢着亲情和关爱——读着这样的画作很难不共鸣,看着瑟瑟抖动的芦花,心头鸣响的当是郑板桥的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诗句,也自然体味到李剑这位徐矿工会主席席席的火热情怀。

这幅佳作堪称李剑绘画水平的缩影,深得中国美术之要义,注重构图布局的细节描摹,画面巧夺天工,老小四只大雁,成双成对,形态各异,下有老雁颈项眺望,上有小雁滑翔降落,似妙手偶得,又为独运匠心。

画册中还有李剑的墨荷和美人蕉等作品,也各有千秋,寥寥数笔便使亭亭玉立的荷花、几片蕉叶跃然纸上,间有憨态可掬的雏鸡点缀其间,含蓄隽永,境由心造,天衣无缝,美不胜收。

该作品集收录的 30 幅书法作品,多为隶、草、篆书等书法精品。

隶书《宁静致远》、《素心追月》、《龙腾虎跃》以及几幅隶书扇面,即遵循“蚕头燕尾”、“蚕无双首,燕无双飞”的隶书规范,而又自成一体,横笔下弯如蚕头深探,与下面翘飞燕尾彼此关照呼应,在谋篇布局上尽显隶书飘逸灵动的风韵。草书《云龙》,繁体“云”之重墨遒劲,力透纸背,“龙”字虬曲逶迤,一笔喝成,出手不凡,是作者胸有丘壑、思接千载的艺术追求的写照。

虽不得李剑临帖的经历,但读者从其《神州九万里,华夏五千年》一联间架结构的特点上,能看出李剑笔下透出的褚遂良和欧阳询等大家的古风遗韵,而李剑又不拘泥古人窠臼,书法作品精彩纷呈,风格多样。

李剑的这本书画作品集第三部分收录的是 36 枚篆刻作品,《春花春雨清风》、《江山如画》、《文明生产》等皆为上品,耐人寻味。他用小篆体雕刻的作品比较美观,反映了他的书法积淀;另外部分大多是属于给同事刻的私章,表现了作者乐于助人、对这部分篆刻的评价,其实实用性第一,艺术性只能礼让而退其次了,刀法、构图等不必苛求。

长期从事党政工作的李剑,其书画作品日臻完美,学院派的枷锁难以桎梏李剑的笔走龙蛇,也正是李剑艺术创新的难能可贵之处。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严格用学院派的尺度苛求徐矿干部们的艺术素养显然强人所难,我想这应成为鉴赏煤矿业余艺术家们作品的共识。

我们沿着方向去找,有教堂,有一些给老人当活动中心的平房,可门都是关着的,看不到人。

我忘不了找找赫逊河,但显然,赫逊河并没有流过这个社区。

四周安安静静,我们就是找不到 Ray 和 Gayle 的踪影。

我们又回到他们家。车库门还是开着的,车子也还在。立文决定再上去看看。他很快就叫我上去了。

那些石阶很不好走,甚至可以说很不好爬。太陡。我一面费力地地上去,一面想:如果冬天降雪,这两位老人家要如何出入。

Ray 在, Gayle 也在。原来他们两位一直都在家,甚至先前立文第一次敲门的时候也听到了,只是因为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来访,根本不应门,结果造成了这一阵曲折。

他们家很整洁。客厅里有书,但没有淹没人的压迫感。洗手间的灯光略暗一点,墙上贴着 Bee Gees(比吉斯乐团)的照片,有一种年轻人使用的气氛。

然后 Ray 就请我们出去吃午餐。出门的时候,他不忘得意地告诉我那些石阶是他多年前自己亲手盘出来的。

那是个有美好回忆的下午。我从没在 4 月来过纽约,没料到这里的春光明媚如此。

我们穿过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有名的 Woodstock, 去了一个外有田野小溪环绕着,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的木屋用餐。

我们谈了一些有关历史的看法。

Gayle 告诉我那些 Bee Gees 的照片是她贴的。他们是他们的 Fan。

然后, Ray 带我们去了赫逊河畔。

透过一片金红相间的树叶望过去,是宽阔的河面。河上,有一艘载木的运输船,在沉静中前进着。

道别的时候我说明年再来。之后,5 月的时候, Gayle 寄了张她最喜欢的

Bee Gees 的唱片给我。

之后,7 月的时候他们收到我结婚的请帖,送了我一盆很漂亮的花。

之后,12 月我要离开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工作,写了封信给 Ray。几年前我离开时报出版公司的时候,他给我的信上只简单地说了句:“此为不当有之事。”这次他则回了我这样一段话:“You can no longer surprise us, because now we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we hear from you, there must be a surprise of some kind. Right?(你已经不能再带给我们什么惊奇了。因为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,反正每次你来信总会带来点什么意外。对吧?)”

可是,最后的意外,是他带来的。

2000 年 1 月才刚检查过血压,过去也从没发现过心脏问题的 Ray, 却在一个月晚上高高兴兴地和 Gayle 看电影的时候,因为心脏感到不适,在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就过世了。

因为没有宗教信仰,因此 Gayle 和家人就遵照他的遗嘱,简单地处理后事。

其实,我有许多事情想和他在当年见面的时候谈一谈。以一个网络时代的出版人而言,知识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结合,怎样才算平衡与理想,我很想请教一下这位对资本主义与中国历史有独到研究的先生。

得知他去世的那天晚上,我从书架上找出了他写的《潮时代的历史观》,仔细阅读了一遍。三个小时的阅读,给了我欣喜与惭愧两种感受。

欣喜的是:他虽然不在了,但是很多这阵子思考的问题,我找到了一个与他对话的机会。

惭愧的是:不论就一个作者还是朋友而言,其实他要说的话是早就已经讲出来了。但他一写再写,一讲再讲,而我,不论以读者还是朋友而言,总是一听再听,听之藐藐。

我只能自我安慰说:写作与阅读的本质,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。

(节选自《他们说——有关书与人生的一些访谈》,郝明义著,译林出版社)

## 一个人的晚饭

■张小娴

一个人吃晚饭,总是难免的吧?要是哪天只有我一个人,我会留在家中。我不喜欢到外面吃。

在这个城市,适合一个人吃晚饭而又出色的餐厅为数太少了。中餐绝对不适合。虽然我可以点一尾清蒸活鱼、半只南乳烧鸡和一个青菜,然后再来一碗虾仁鸡蛋炒饭,但是,这种吃法太像一个下班晚了不想回家吃饭的男人了。

西餐吗?西餐的情调永远是两个人而设的。

比较适合一个人吃饭的是日本餐厅的寿司吧台或是回转寿司,可是,一想到要穿好衣服离家,我就觉得纳闷。

我宁愿窝在家里。一个人可以吃得随意些,打开冰箱看看前天有什么剩菜或是有什么可以生吃的,尽量使用烤箱和微波炉烹调,如非必要,决不开火煮食,以只需要洗最少的碗

盘为原则。夜里一个人站在洗碗槽前面洗碗不是一种享受。

要是家里刚好有几片帕尔玛火腿和半个哈密瓜,那真是太幸福了。不然,可以煮一碗汤面、做一个大虾沙拉,或者烤一只法国小春鸡,然后开一小瓶不错的红酒。

一个人的晚饭,能够用手吃的东西尽量用手吃,不必拘泥仪态。我会放弃餐桌而选择沙发,盘腿坐在那儿一边吃一边看光碟。要是光碟全都看完了,电视节目又太难看,那就翻出旧的 DVD。《犯罪心理》绝对值得看重,用它来送饭挺深沉的。

一个人的午饭我会尽量吃的简单清淡,吃一根玉米或是一碗面条,几块饼干。到了晚上,一天将尽,眼看又老一天了,岂能不纵容一下自己?

一个人的晚饭,是自由的盛宴,也是品味孤独的时刻。

## 我和我的层次

■张小娴

朋友也好,同事也好,大家层次不同,是很难沟通的。你可以偶尔降低自己的层次去迁就他,但常常要降低层次,那倒不如不要交这个朋友。

你说的,他不明白,你在思考的事情,他没思考过,你说东,他以为你说西。你想他做到百分,他竭尽全力,只可以做到五十五分。这有什么办法呢?唯一的办法就是分道扬镳。

找一个层次相同的朋友并不容易,所以大部分人都很寂寞。找一个层次相同的伴侣,那就更困难了。大家层次相同,才可以一起进步,他明白你在做什么,你也明白他在做什么。男人比较可以降低一点自己的层次,女人却往往不愿意。

男人会用女人的美貌和青春来弥补彼此的差距,然而,对女人来说,男人的精神层次,就是她爱他的原因,她怎么愿意屈就?

大家的层次本来相同,但有一天,你走得比他远,你层次不同了,他还是停留在那个层次,那是最无奈的。

一个人走远了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地方,有些女人很聪明,她会停下来不再前进,她知道再往前走的话会失去身边的男人,在个人的层次和爱情两者之间,她选择了后者。层次是无尽的,爱情却有尽头。

(节选自《谢谢你离开我》,张小娴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)

## 他是一个侵略者,还是一个大功臣?

■帅帅

中国风土人情。1858 年 3 月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,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二等副翻译,兼任英法三人委员会的秘书。1858 年 10 月升任正译。1859 年 6 月辞去领事馆的职务,参加中国海关工作,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。1861 年 6 月 30 日起代理李泰国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。1863 年 11 月 30 日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。

年仅 28 岁,他就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(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)。能做到“正部级”,而且是最为重要的部门——海关是晚清少有的能赚钱的部门,是肥差。而现在 28 岁做教授的青年才俊和赫德比,那简直太小巫了。1863 年,他正式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,立即发挥他卓越的管理才能。他用高薪养廉的方法,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管理机构——中国海关,这是晚清唯一清廉高效、不贪污的机构。随后他代表中国参与了中英《烟台条约》谈判、筹办和参加巴黎世博会、参与《辛丑条约》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,赫德在清廷中是一个炙

■胡乐平作品



清江英影



云破月来花弄影



墨痕别样洛阳花

## 胡乐平与他的墨玉兰

■魏洲平

中国画,无疑是表现中国心灵的。它展现的山川、花卉、翎羽、人物无不充满了宇宙的和谐与秩序美;强调着自然、生命的客观律动,表达着中国的哲学思想与美学观。好的中国画,一定是诗、画、音乐的融合体。中国画的这一艺术境界,是西画很少能达到的。“中国的心灵”一旦建功利所污染,将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。对这一点,中外文化贤人的认识是一致的。德国学者汉斯·马耶尔说:追求功利性便不再有文化。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郭风惠老先生也有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说:寄语羞贫劣行者,不知廉耻莫论文。现在,人们怀念郑板桥的清劲、吴昌硕的浑厚、任伯年的明丽、陈师曾的朴质……

当年,从事国画艺术者不少,但能切准国画优秀传统脉搏、真正理解“中国心灵”的并不很多。这主要是因传统文化严重断裂和日渐激烈的社会功利性造成的。“中国的心灵”一旦建功利所污染,将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。对这一点,中外文化贤人的认识是一致的。德国学者汉斯·马耶尔说:追求功利性便不再有文化。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郭风惠老先生也有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说:寄语羞贫劣行者,不知廉耻莫论文。现在,人们怀念郑板桥的清劲、吴昌硕的浑厚、任伯年的明丽、陈师曾的朴质……

胡乐平自幼酷爱绘画艺术,19 岁得北京书画名家王任(尔退)先生亲炙。数十年来,胡乐平在水墨丹青里辛勤耕耘,渐悟国画艺术真谛。他认为,作画与修身须共同精进,只有广泛吸取文化的真善美及大自然的精华,并将其融入个人的

灵魂及画作之中,其作品才能富有生命力和魅力。由于这种感悟和文化积淀,胡乐平的人品、画品,自然便能脱俗、清纯,并于其花鸟画艺术创作中多有独到的笔。

胡乐平的作品意境清新、大气而不失雅致,豪放而不失法度。其代表作品“墨玉兰”、“墨牡丹”、“鸡”、“松”、“鹰”等等,均体现着他“表现重于描写”的艺术追求。尤其是他独创的水墨玉兰,注意吸收了西洋绘画的逆光和传统中国画的没骨法,使所画玉兰有笔、有墨,质感极强,大有“影落空阶初月冷,香生别院晚风微”的诗情与画意,并将中国文化意境和清峻、空灵的中国画美学观念融为一体。

胡乐平现为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,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当代中国书画名家展以及中日、中韩等多项书画艺术交流展览。他的画作常作为国家礼品,被赠送给外国领导人。2001 年,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81 岁生日时,胡乐平的作品作为国礼送于萨马兰奇,并被她珍藏。

胡乐平的画作永远有一种像玉兰那样,争春奋进,不为世尘所染的精神,一股坦荡、率真,活力如诗的气韵。

紫枝拥簇玉蝶群,好东君、舞缤纷,月华诗韵香沁九天云。片片玉兰真绝唱,谁见过,此春魂?!

手可热的权势人物,他与晚清政治是分不开的,直接左右着中国的内政、外交、军事和文化事业。

赫德当之无愧可以称之为“政治家”,而不是“政客”。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情商天才。在那个时代他竟然让迂腐的清廷和声势器张的列强都认可他,他处理了许多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,有效地平衡了中国和列强之间的关系。这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智力?当我们总在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而苦恼时,赫德却能在政治的平衡术上踮起脚尖眺望远。他很好地把个人理想和职业需要结合起来,所以他不但成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和显赫人物,并被授予男爵称号,实现了他的“爵士梦”,衣锦还乡。而对于“关起门来自以为天下第一”的清廷来说,像“鬼子六”恭亲王那样亲切称他为“我们的赫德”倒也可以理解,但是使得慈禧以及清朝的“老冬烘”们都信服他,那就不容易了。美国人士马丁曾说:“总理衙门在一切问题上,从商议一个条约到解决一个土地纠纷,都常听取北京的总税务司的意见,

并要求他们帮助。”清廷对于赫德也经历了半信半疑到最后倚为靠山的历程,代表清廷官方观点的《清史稿》对于赫德的盖棺定论是:“赫德久总税务,兼司邮政,颇与闻交涉,号曰‘客卿’,皆能不负所事”,是一个“食其禄者忠其事”的大清忠臣。1911 年,赫德病卒于英国,清廷专门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,追封其为“太子太保尚书衔”。

自来天才的政治家都是颇受争议的人物。有人褒,自然有人贬。有人认他“貌美忠诚,心怀鬼贼”,有人认他是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名重要代理人,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殖民者。但是无论如何,历史都敌不过这个人。

他是一个侵略者,还是一个大功臣?且由历史和后人再来评说。他的现代管理才能和融通中西的天才情商,一直是使我们“见贤思齐”的标杆。

(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)